

「來今雨軒」的負暄光陰



自由談

陸小鹿

北京，是一座百去不厭的城。可看的景點多，可吃的美食也多。且景點、美食背後，往往還藏有一些歷史文化名人，讓人不禁生發探究興趣，比如「來今雨軒」。

初次看到此名，十分納悶。這是什麼意思？讀來也頗為拗口。卻原來，這是一家老字號，始建於一九一五年。「來今雨軒」四字，典出杜甫七絕《秋述》前的小序：「秋，杜子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末一句的大致意思是「老朋友下雨還來，新相知則雨後卻步」，後人因此把「舊雨」比作故交，「新雨」喻為新知。「來今雨軒」截取「舊雨來今雨不來」的中間三字，寓意「故交新知，新老朋友，歡聚一堂」。

經此一解讀，百年茶社更添出幾絲文化氣息。以至於我千里迢迢為它慕名而來。

「來今雨軒」位於北京中山公園內，毗鄰故宮。因其地理位置優越，成為二十世紀上半葉北京城最著名的宴請場所。當年，魯迅、林徽因、老舍、徐志摩等民國文人都曾是這裏的常客。

魯迅愛吃這裏的冬菜包子。一九七九年，魯迅的學生許欽文，曾撰文《來今雨軒》，描述了魯迅請他到來今雨軒吃包子喝茶的故事。魯迅向來對美食極為挑剔，他蓋章好吃的包子自然錯不了。冬菜包子內餡來自四川四大醃菜之一的南充冬菜。包子的造型更是一絕。非普通包子的扁塌形，而是圓柱體，皮面上有二十六道手工褶子，極像八旗子

弟喜愛把玩的鳥籠子。同紫禁城的大多數建築一樣，「來今雨軒」的主體建築亦是一派皇室範兒，碧瓦飛甍，雕樑畫棟，簷口椽頭畫着五彩繽紛的油漆彩畫。厚厚的棉被門簾擋住室外凜冽的寒風，挑高的木質天花目測有五米之高，兩側設計了暗紅色的木質閣樓樓梯。拾級而上，一側是少年中國學會主題展區，一側是文學研究會主題展區。在久遠的過去，這裏不僅僅是聚餐品茗的場所，它還是少年中國學會和文學研究會的所在地。想像一下便知當年是多麼熱鬧的一個所在。茶社的八瓣梅地磚也是特色之一，店內還能看到百年前和五十年前的原版地磚陳列地櫃。

我點了一個單人套餐，包含一隻冬菜包子、一壺茉莉甘露、一盆豌豆黃，還有四碟小菜，坐在茶社廳堂裏定定神神享用美食，多出一份儀式感和從容感。冬菜包子的內餡做得極為扎實，所以才能撐起圓柱形的外形。口感微甜，但不膩，甚好。茉莉甘露也是這裏的招牌，香味濃郁。

茶社裏出售《我與來今雨軒》的筆記本，裏面有一些關於來今雨軒名客人的往事記載。我買了一本，用茶社提供的印章印上魯迅、林徽因、老舍的卡通照，還有《新青年》和《少年中國》的一期目錄，還印了一隻胖貓和一隻冬菜包子。這一頁是獻給我胖丁布偶的，寓意也給胖丁吃冬菜包子。

那一日，北京零下一攝氏度，我躲在茶社裏暖暖的，陽光透過窗戶打在我的中式四方桌上。邊吃冬菜包子、邊喝茉莉甘露、邊翻舊日日記，在癸卯冬日裏遐想北平，恍惚自己也參與了他們當年的聚會，這一寸負暄閒坐的光陰真美好。



「柿」情畫意



市井萬象

遊客在福建省寧德市屏南縣熙嶺鄉墘頭村遊玩，房前屋後，隨處可見火紅的柿子掛滿枝頭，映襯着黃牆黛瓦的古村落，分外喜慶可人，形成一道獨特的風景線，為初冬的鄉村增添了一抹別樣的「柿」情畫意。

新華社

征服者



英倫漫話 江恒

論。

荷里活史詩巨製《拿破侖》早前在全球公映，這部原本描寫法國歷史英雄的電影，卻因導演雷德利·斯科特的英國人身份，意外引發爭議，甚至演化出他有意醜化拿破侖的陰謀。

影片講述了法國皇帝拿破侖從士兵到帝王以及征服歐洲大陸波瀾壯闊的一生，從戰爭場面和視覺效果來說，拍攝了《異形》《銀翼殺手》和《角鬥士》等大片的斯科特可謂信手拈來，據說他在現場布置了十一架攝像機，翻轉鏡頭捕捉着戰場上煉獄般的殘忍與絕望，將貫穿拿破侖一生的六大征戰有詳有略地徐徐展現。但斯科特鏡頭下的征服者，顯然沒有完全征服觀眾，不少影評人對影片中與史實不符之處有頗多微詞。用美國歷史學家、《拿破侖戰爭：全球史》一書作者卡卡貝里澤的話說，該電影有一系列錯誤，遠比「不好」更糟。

以影片中拿破侖軍隊攻入埃及為例，他從棺槨中取出一具法老的木乃伊，讓觀眾覺得不可思議。從史實角度講，拿破侖軍隊在外國進行了大量掠奪，像是在意大利，他們從米蘭大教堂拿走了幾乎所有精美的藝術品。在埃及，當地許多文物也遭洗劫，包括現在矗立於巴黎協和廣場的方尖碑。但史書似無記載拿破侖取走木乃伊。斯科特對此的解釋是，有兩幅描繪拿破侖在埃及的油畫給了他啟發。一個是十九世紀末法國藝術家讓·萊昂·熱羅姆的《在獅身人面像前的拿破侖》，畫中拿破侖坐在馬上凝視前方的雕像。另一個是法國藝術家莫里斯·亨利·奧蘭治的《波拿巴與埃及學者》，畫中拿破侖與一群軍官看着有人打開一個埃及棺槨，裏面有個被繃帶包裹的木乃伊。斯科特說，當法國軍隊盯上埃及文物並決定把它們拿走時，拿破侖就在現場，必須得把這些場景放進電影裏。

即便如此，有人仍批評斯科特作為英國人隨意編造歷史，把宿敵法國公認的偉大歷史人物拍成「希特勒般的暴君」，「墮落的皇帝」，「神經質的小丑」，就是暗藏醜化對方的私心。就像十八世紀英國諷刺作家詹姆斯·吉爾雷的政治漫畫惡

作劇，利用英法度量的差異把拿破侖描繪成小個子，至今仍讓全世界相信他是矮子。當時法國尺寸比英國英寸大，拿破侖記錄的身高五英尺二英寸在英吉利海峽的另一邊大約為五英尺七英寸（約一米七），雖然不是巨人，但比當時法國人的平均身高還要高。也難怪英國歷史學家、《拿破侖大帝》作者安德魯·羅伯茨抨擊，影片重現在史學界早被駁斥的拿破侖負面形象，並且斯科特還進一步增加他自身的偏見。在斯科特眼中，拿破侖除了戰場上的戰術意識外沒有任何成就，他甚至沒提及拿破侖的諸多改革與正面作為，假如他閱讀過數百本拿破侖傳記中的一本，那麼電影中的幾百個基本錯誤可以避免。

羅伯茨的批評並非沒有道理，至少斯科特在接受採訪時坦承，雖然有關拿破侖的書有四百本之多，但他對拿破侖的認識主要來自於小時候看的一些圖畫，其中便包括由新古典主義畫派代表、法國畫家雅克·路易·大衛創作的兩幅名畫。一個是《拿破侖一世加冕大典》，這幅如今收藏於巴黎羅浮宮的名畫，描繪了拿破侖和他第一任妻子約瑟芬在巴黎聖母院隆重舉行的加冕大典，畫家在現場真實記錄。另一個是《拿破侖穿越阿爾卑斯山》，畫中拿破侖的馬在山脊上直立，拿破侖手指向前方，眼睛中閃爍着逼人的光芒。對斯科特來說，當看到這些畫，從中得到的是一堂歷史課。至於那四百本書，他認為只有拿破侖死後十五年內寫的最初版本才有意義，接下來的書不是翻新創作，就是增添浪漫色彩，令歷史真實性打了折扣。言外

之意，書本中的拿破侖本身就與史實有很大偏差。

事實上，從一七九〇年代到一八二〇年代甚至更久遠，征服者拿破侖統治了歐洲浪漫主義時代的藝術，他為一切事物帶來了靈感，當時幾乎每一件藝術和文學作品都以某種方式講述拿破侖，包括貝多芬的《第三號交響曲》，以及簡·奧斯汀的喜劇小說。但在歷史長河中，人們對拿破侖的認識也在不斷變化，那些在他生前近距離見過他的藝術家也不例外。

曾滿懷激情和崇拜，為拿破侖創作了加冕大典等畫作的大衛，隨着拿破侖的失敗，他的革命激情也隨之破滅，並從此失去藝術靈感與動能。年輕法國藝術家安托萬·讓·格羅斯，也從視拿破侖為終極偶像，到對他出現信念動搖，畫作中的拿破侖也由《阿爾科萊橋上的波拿巴》中手舉旗幟的長髮英雄，變成《埃勞戰場上的拿破侖》中臉色蒼白、表情憂鬱的領袖。英國畫家特納在畫作《戰爭：流亡者和帽貝岩》中描繪了拿破侖孤獨地立於海濱，旁邊一名身穿紅衣的英國士兵在站崗，這是拿破侖在滑鐵盧戰敗後囚禁於大西洋聖赫勒拿島的情景，他在此度過了餘生。到了西班牙藝術家弗朗西斯科·戈雅，他甚至在血腥的畫作中記錄了拿破侖軍隊所犯下的暴行。

不過，也有相當數量的影迷抱有包容態度，畢竟電影創作者不是史學家，我們看電影不是為了上歷史課，以一種輕快的口吻解構歷史，何嘗不是提供觀看世界的新角度。



電影《拿破侖》劇照。

首爾逛書店



黛西札記 李夢

上周出差韓國，公務之餘，抽出半天時間去書店逛逛。早就聽聞韓國書店經營有方，文創產品和IP運營世界知名，今次得見，果然名不虛傳。

今次一共到訪兩間書店，一間是位於樂天百貨商場內的ARC.N.BOOK，另一間是首爾市中心光化門附近的教保文庫(Kyobo Book Center)。兩間都是連鎖書店，在首爾不同地區乃至韓國其他城市都設有分店。兩店風格不同，各有亮點，ARC.N.BOOK以策展結合售書，空間陳設及排布時尚新潮；教保文庫的店面布局相對傳統，特色在於文創產品專區內容相當之豐富多元，令我像我這樣的文具愛好者流連不已。

因應其名，步入樂天百貨的ARC.N.BOOK，首先見到的便是一座巨型發光拱門，由門口一直延伸至店內，宛若引領讀者步入星海追光之旅。該書店常在繁華商業區及大型商場內開設，吸引遊客及本地時尚潮玩一族。書店定位強調閱讀與日常生活的結合，店內設有策展專區，希望讀者與創作者以書店為平台，分享交流，建立連結。值得一提的是，店內一側設有一間小小畫像室，本地插畫家在此駐場，邀請到訪讀者前來畫像。支付七千韓元（約合四十二港元），只需短短五分鐘，訪客便能拿到一張卡通自畫像，樣貌表情皆生動，十足可愛，不失為吸引客流的巧思。

位處首爾市中心的教保文庫以線上線下協同方式運營。其官方網站聲稱擁有二百三十多萬冊電子書，因此「可以輕鬆找到所需要的各類書籍」成為教保文庫的最大賣點。步入光化門分店，便覺書店面積之大，簡直可謂一間小型百貨公司，圖書分類齊全、種類豐富，文創產品更是讓人目不暇給。與日本文創的文青簡約風格不同，韓國文創更具「少女心」，從顏色到造型再到IP形象，都是極盡可愛之能事。年輕人逛文創區，恐怕要事前做好掏空銀包的準備。

依我當日在店內觀察，韓國文創產品尤其注重IP的打造及開發，幾大品牌皆有為人熟知的IP形象，並以此開發紙筆文具、日用雜貨等周邊產品，且質量可靠、定價便宜，更易吸引學生及年輕白領客群。韓國的文創開發、營銷及拓展，其背後的政府推動、民間合力乃至人才培育等諸方面的因素，尤其值得香港藝文業界參考。



▲ARC.N.BOOK內的畫像區吸引讀者駐足。作者攝

炭火好似故人眸



人生在線 李丹崖

北風勁吹的日子，若是偏逢鉛灰色的天氣，舊時，在鄉村，很多人家會拿出炭火爐子。那種黃泥燒成的炭火爐子，中間用鋼絲捆作的爐箆子，上面架住的是通紅的炭火。冬深近爐，人心生暖。爐子上，通常煮着紅棗雪梨茶，也煮着羊骨頭粉絲，或是地瓜粥……

有一年冬天，牛肉特別便宜，走街串巷的都是賣牛肉的人，那一年，我清楚地記得，祖父買了很多牛舌、牛肺，洗淨了，與佐料一起放在沙鍋裏來燉。那時候，三叔的三間堂屋剛剛建好，還沒有做隔斷，那香氣，三間堂屋裏香了三天，還沒有散去。我至今記得祖父煮那鍋牛舌牛肺的樣子，小心翼翼地用火柴點燃一根樹枝着炭火，顛顛巍巍地倒入清水，水沸後，他又吸吸溜溜地放入那些牛下水（吾鄉喜歡把牛雜稱為「牛下水」）。外面天寒地凍，祖父用壓水井裏的水來沖洗那些牛下水，還有香菇乾。井水來自地下的，冒着熱氣，並不涼，北風一吹，寒氣卻朝人的骨頭縫裏鑽，祖父雙手凍得通紅，直到進了屋，把食材下了鍋，偎着爐火，心思才定下來。祖父給我發了一雙筷子說：「等着吧，一會兒就可以吃

了。」我眼巴巴地盯着那炭火，火舌明明滅滅，在溫暖的室內，看得人昏昏欲睡，冷不丁地，沸水頂開了沙鍋的蓋子，呱嗒——我一激靈：「可以吃了嗎？」祖父笑了，「快了快了，別瞌睡！」

不知道沙鍋的蓋子「呱嗒」了多少下，我的鼻孔都被香氣撩得幽深纏繞了，終於好了。我至今記得那滋味，爽脆彈滑的牛舌，嚼起來嘎嘣嘎嘣的牛肺，甜暢的菌子的香，還有一兩塊「面面的」胡蘿蔔，吃得人大汗淋漓。沙鍋吃完了，祖父用紗布裹着沙鍋的兩隻耳，端掉，放在旁邊的木板上，炭火將近萎了，卻紅彤彤的，把祖父的眼睛映得通紅，他把一把火鉗橫放在陶爐上，事先洗好的地瓜——橫放在火鉗上，不多時，地瓜的甜香開始再次霸佔我們的鼻孔。烤了一半，把地瓜翻了個身，接着用萎火再烤另一半，直到地瓜滋滋冒糖稀，用紙板包着地瓜拿下來，顧不上放涼，我就拿起一隻，撕開地瓜皮，用筷子掘着吃。蜜甜的地瓜燙牙，在吾鄉，把這樣新煮好的食物稱之為「燙牙香」。祖父要我「慢點吃」，他滿臉堆笑，眸子裏閃耀着如同那個冬日炭火一樣的光芒，那光芒，直至今在鍵盤上敲下這段文字，依然在閃爍。

祖父已經離開我二十多年了，他在一個冬

日，拖着一車藥材，和鄰居一起到城市去賣藥材。路上，因突發心臟病永遠離開了我們。那個冬日何其冷，我在祖父身邊看着長明燈閃爍跳動，淚光中再次看到他炭火一樣的眼眸。

不知何時，炭火消失了一段時間，鮮有人問，似乎有十餘年，在鄉間已經沒有人會燒炭。近些年，炭爐在城市裏風靡，竟然轉入此中來。城市人大都用炭爐煮茶，老白茶、普洱、秋葵花、陳皮等，如今的炭爐做得更好，好有一些古詩句，類似於「客至爐上火，邀取小紅泥」「寒夜圍爐宜煮雪」等句子。因為一個茶局，我在老城中心的「三館居」再次邂逅陶爐，乾淨的陶爐壁，明晃晃的爐箆子，鐵爐如肺，煮水洶湧，喝的是武夷岩茶，高香；爐箆子上還烤着橙子、雪梨等水果，滋滋冒着果糖香氣。再看現在的炭，也多種多樣了，有核桃燒成的，稱之為「核桃炭」，依舊核桃形狀，很雅緻；亦有橄欖型的，稱之為「橄欖炭」，炭火本身除了草木香還有一重果香在，且無煙，真是高級。近黃昏，茶過三巡，味道淡了，看人添茶的時候，再次撞見爐子裏紅通通的煙火，那一刻，我再次想起了祖父的眼睛。

炭會過期嗎？似乎不會。炭火通紅，多少年過去了，溫暖如斯不改。